



过年偶得

■程先锋

龙年在中国代表的是最吉祥的年份，而我在龙年之初也小有收获。

大年初四吃过晚饭，我闲来无事就出去转了一圈。虽然大家还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，但那些趁着过年人多想赚点小钱的人们，已把各式各样的小摊摆了出去。广场上人山人海，人头攒动。兴致中，我突然发现在一块不大的地方有一条横幅：每斤书十元秤出你的人生。

没想到书还有论斤卖的，尽管十元钱亵渎了书，但能秤出人生却也是意义非凡，这也许是卖书的广告吧。

在书摊上我漫无目的地翻看着，突然一本《辩经》映入眼帘，我原来觉得这是一本苦涩难懂的文言书，但被封面上的说明吸引。首先是“识人宝典、经世奇书”八字，旁边一行黑字是“一部秘而未宣的中国管理学经典”，左上角有四行小字：“帝王以《辩经》得天下，将相以《辩经》得长久，商贾以《辩经》得富贵，常人以《辩经》得朋友”。

封面的简要说明，已告诉我，这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。本不信书皮上说的，但觉得自己的工作与管理有联系，于是就耐心地翻阅。可翻了几页，我很快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，于是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已感到腿酸脚麻，看看时间已是晚上 10 点半，才知道自己已经看了两个多小时。

抬头朝四周望望，广场上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，摊主已经开始收摊了，我赶忙问摊主书是怎么卖的。摊主朝横幅上瞄了两眼，我疑惑地拿着书放在了他的秤上。书是一斤半，摊主收了我 15 元。我急忙付了钱，好像窃了书似的急匆匆地走了。回到家，我一直看到后半夜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休息。

厚厚的一本书，我五天就看完了，尽管囫圇吞枣似的，但觉得收获不少，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物品是可以秤的，可以卖出价钱，但知识是秤不出来的，是无价的。



出门的路

■刘东

天亮就是大年初九，我们要出门打工。

一家三代人在一起过了个祥和愉悦的春节，别小看这半月时间，欢乐胜似在外十年！

二十年前，我还是未到三十的人，也是家里的男劳力，种地的好把式。可是，种地一年又一年，年年它都不剩钱。有了自己的孩子后，眼看着孩子要长大，要读书，要吃穿，更要有他的快乐，我得选择出门的路，去外面闯荡啊！

以前我连县城都没去过几趟，更没去过车站，这可咋迈出第一步呀？我恰巧碰着了庄上几个同龄人，大家一嘀咕，就背了一个铺盖卷，拿一个布兜装几个馍，直接去十里外的公路上拦车。这天是正月初九的凌晨五点多，我们五个人出发了。临走时，父亲和母亲跟我争执着，硬是塞给我五十块钱。顶着寒风，我们摸索着往公路的方向赶，那时可真有劲儿啊，我们一口气走到那两排大杨树下。那时，公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杨树。我感觉身上出汗了，就对同伴说，咱别解衣扣啊，倚着树定定神，让汗干干，等等过路车。他们四个比我小那么一两岁，也听我的话，都说中。

一会儿，从南边来了一辆车在我们跟前停了下来。这是一辆老解放牌卡车，挂车黑乎乎的，还是拉煤车。这时，从副驾驶座位上下来一个人，还向我们递烟、问路。我说，这路我们走过听说过，可是得商量个事，拉上我们五个人，就是拉便车。那人也欣然同意。

好，赶紧的，都小便一下上车，我说着，跟那人指指方向，并介绍经过何地还有多远。

我们坐上挂车，坐在盖煤的草垫子上，一直到上午十点才到目的地。下了车，我们五个人相互对着脸笑，大家都成了唱包公

的了。

在火车站，我们遇上了几拨外出打工的，就打听人家去哪儿，工资怎么样？他们有说去北京的，有说去上海的，还有说去山西的，后来一打听，才知道去北京的火车票最便宜。我说，咱去北京看看，不挣钱落个回家的路费也中。

火车上真挤啊！人挤人挤得跟肉饼似的，车上音乐之声响起，人声静下来，我们迷迷糊糊地进京了。

在北京溜达了五天，睡了五天桥洞，才在一个山西包工头的建筑工地落下脚。不会砌墙就干小工吧，管吃管住，月薪 240 元，不错，一个月能剩 200 块钱呢。听说工资年底结算，中间可以借支。小工就小工，反正累不倒我们这五个爷们儿。搬砖、和灰、扛水泥、铲大砂，白天累一天，晚上住硬硬的大通铺上一躺，一觉到早上七点，不错，净

睡囫圇觉儿。

转眼三个多月过去了，家里写的信也来了，说该收小麦了，能回来不？

这事问问工头吧，一问是“不行”。咋办？跟家里父母商量说不回去了，就向工头借钱寄回家，雇收割机收麦。不过，那可不是联合收割机，而是简单的只能把麦子割掉的那种，打麦还得拉到打麦场上晒、翻，晒透了才能碾下小麦，全靠人工。那一年，把家里人累得够呛！

运气还真不错，年底工头给我们结了工资，就是晚一点搭了末班火车赶上了回家团圆的路。当年下半年，我学会了砌墙，工资涨一倍，第二年我又带了几个兄弟继续来北京干建筑。

一晃这么些年，在北京的大小工地辗转，领着乡邻兄弟们，挣了钱，都把家里的土瓦房翻建成两层楼。村里人也都买了家电，装上了城里人用的洗浴卫生间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我没当上老板，因为我识字不多；苦中有乐的是，儿子读书争气，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。知足吧，因为知足常乐。

大年初九，我依然要告别家乡，踏上出门的路！一年又一年，一代又一代，大家靠的都是拼搏，只是两代人拼搏的方式已经不同。

诗二首

■付红旗

春后村夜

天旷星稀落，
初月枯枝坐。
一树银花闪，
灿灿复寂寥。

午后

庭院暖阳当空照，
群蜂翩然间。
黄鸡闲觅食，
灰犬昂首叫，
午寐老翁梦里笑。



深圳中山公园一角

王古城 摄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尚林 题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：梁祖文

第 3 集

1.武汉大街上。

广播：敌军于九日猛攻中牟我军阵地时，因我军左翼依靠黄河坚强抵抗，敌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，将该处黄河堤轰毁一段，以致决口，水势泛滥，甚为严重。

报童：卖报，卖报，黄河花园

口决堤了，黄水泛滥！

大特写：《新华日报》上刊登的《救济灾民》《救济黄灾》。

2.河南确山竹沟村，新四军某部所在地，院内出出进进的工作人员忙碌着。

报务室内，头戴耳机的男女报务员收发着电报。

一位女报务员摘下耳机，走出电报室，走向彭雪枫的办公室。

女报务员轻轻敲两下彭雪枫的办公室门：报告。

室内传出彭雪枫声音：请进。

女报务员走进屋内说，彭部长，你的电报。

彭雪枫：念！

女报务员：武汉长江局周恩来来电，指示您前往西华、扶沟视察黄河灾情和那里的抗日自卫军发展情况。

彭雪枫接过电报，走出室外。

3.鸟瞰黄泛区。

黄水过后，一片汪洋，一群群逃难的人逃往他乡。

魏凤楼头戴草帽，荷锄而立。

魏凤楼：小日本真是天理难容！

4.扶沟县城。

扶沟县城乱成一团。扶沟县政府，一群闲杂人员涌出门外，有人高喊：快跑吧，县长两天前就跑了，我们再不逃，就没命了。

5.西华魏营魏凤楼家。

魏凤楼一手拿馍，一手掂棵大葱。他把馍塞在嘴里，双手剥葱，剥罢葱往胳膊窝里一捋，然后一口馍一口葱地吃起来。

6.魏家大门外。

不远处的大路上，两匹快马飞奔而来。

7.魏家。

魏凤楼吃罢馍，用手把嘴一抹，飞马来到。来人翻身下马。

来人（毕恭毕敬）：请问，您是魏建亭魏将军吗？

魏凤楼：我是！你们是谁？

来人：我们是刘峙将军的信使，公函在此。

魏凤楼（打开信函）：委任状

任命魏建亭任国民政府扶沟县长。

河南省省长 刘峙（章）

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

魏凤楼：这个刘峙，我带人抢了他的粮食，他反而任命我为扶沟

县政府县长，这小子是不会以德报怨的，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

8.扶沟练寺新黄河边上。

彭雪枫一行四人全副武装，踏上了去扶沟县的公路。魏凤楼、李子木和千余名群众冒雨站在扶沟城南练寺镇黄河边上。新黄河波涛滚滚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人们的裤腿，雨水淋湿了人们的头发和衣服，但大家兴致勃勃。

白发老者（好奇地）：魏将军，你冒雨迎接彭雪枫，不知这个彭雪枫是个啥人物，值得你这么等待？

魏凤楼：老先生，这个彭雪枫可是红军杰出的指挥员、军事家。他投身革命 20 年，战功卓著，连毛主席、朱总司令都称赞他是共产党人的好榜样啊！

老者：哦，原来是八路军里的一员儒将啊！

(17)

(待续)